



百川學海

螢雪叢說

後山居士詩話

螢雪叢說卷第上

子俞

子

撰



余自四十以後便不出應舉人笑其無能為也是則
然矣然而早能知退又有人之所不能為焉以已之
無能為而能為人之所不能為此非其所長矣乎蓋
四十而不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夫子嘗有是言也幼誦夫子之言力行夫子之道既
而不惑抑又無聞宜乎退縮一頭地而莫之為也自
此功名仄念加以拙於謀利時復優游黃卷考究討

論付之書記囊螢映雪無所不為塵積日久遂成一
編目曰營雪業既實其實也雖然囊螢映雪豈能照
耀方冊也哉予以見其學之篤而志之銳也此史臣
所以美其勤勤若是姑欲激昂後進云爾則知今之
業是說者其亦車胤孫康之意歟慶元庚申八月望
日東陽俞成元德漫錄

致字說

先儒解致字往往不盡如致中和天地位焉鄭康成
云致行之至也致樂之治心云致深審也周易略例

主心致一也孔穎達云致猶歸也禮器禮也者物之
致也鄭云致之言至也極也其他諸經往往指為極
盡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
志與病則致其憂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盡蓋致有
盡之意有取與納之意如喪致乎哀而立見危受命
謂之極盡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類則又有取之意
焉吾聞致師者亦有取之意也用致夫人孔春秋以
某事致七十而致事致為臣而歸則又有納之意與
盡之意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解也今人謂招致者亦

有取意也檀弓齊穀王姬之喪當為告古毒反聲之
誤也告下告上之辭故誤為穀父母之喪哭無時使
必其知反也知當為如字之誤也言父母之喪號哭
思慕如欲父母復反

忍字說

忍之名一也而用不同必有忍其乃有濟小不忍則
亂大謀此皆聖賢之所謂忍忍於不善也所謂吉德
也而世俗之所謂忍如猜忍剛忍之類乃是忍於善
而就不善也所謂凶德也王導不忍美人之勸酒怨

為見殺則強為之飲此則不忍也正所謂忍於不善
而就善也非吉德而何王敦之不顧美人之死而不
為之飲此世俗之所謂忍於善而就善也非凶忍
德而何天之報施必以其類觀王導王敦之後與哀
禍福蓋可見矣然則不忍者正人之本心孟子所謂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也而世俗之所謂忍者殘善
害善之本殺身覆族之由也項羽為人不忍雖不能
成事要之良心猶在伍子胥為人剛戾忍詬雖能成
事然良心喪失不矣子家子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

慙乎王導能忍事此皆忍於不善以就善之謂嘗觀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家無異議人問其故公藝即書
忍字以對亦蓋王敦之得失也

記史法

歷事幾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明何長可錄
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舊諸史賦世張良傳此實
挺才先生記史法也

解書訣

辭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為鑿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

可增增之則為贅贅則壞本意此王虛中先生解書
訣矣

歌頌

盧仝茶歌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上不
忘君也安知百萬億蒼生
命墮巔崖受辛苦下不忘
民也此乃盡臣子儆上念下之意也元結中興頌前
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
便不言德此乃得春秋一字褒貶之意也夫以歌頌
之作不專為稱美設也多寄意於譏諷一則有愛君

之誠一則有欺上之意二者雖若相反而於措辭立言各有所主不得不然

祝壽

吳淑經先王代人上黃耕叟太夫人壽乃三月十四日生也其詞曰天邊將滿一輪月世上還鍾百歲人有一識者議論將滿一輪月之句若是十三日亦使得不若前去猶欠一分便見得直是十四日也嘗見樂人

聖節致語闕初便使老子長上古而不老對董仲舒歷萬世以亡樊固已云好然而不老二字乃是語忌宜若詩人之婉其辭云永錫維老多少委曲和緩如曰天子萬年如曰如南山之壽如曰俾爾壽而臧皆曲盡祝壽之意也封人祝堯能如許乎

祭文

前輩嘗說北狄致祭 皇后文揚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 巫山一系雲閣苑一園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 仁廟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洪忠宣公自

嶺外使宜春後於保昌張子詔致祭其文但云維某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嗚
呼哀哉伏惟尚饗景盧深美其惟哀愴乃過於詞二
者體制大槩相類要之詞意渾含言語脫俗此誠倉
卒之所難也

四凶辨

人皆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為四凶而不知所以謂
之四凶者果何意耶蓋當舜之時見其罪惡如此而
例以兇徒目之譬猶獸也正如今之罵人畜生禽獸
據山海經載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皆獸名也杜預解
經不知出此妄以義解釋之無怪他人之不識也

賦假人名體狀題意

往年俞文緯監試預薦赴省相過因話賦假人名善
體狀題意者莫若武為救世死劑公唐室中吳賴藥
師而克濟漢家外患藉去病以皆除余嘗賦化下猶
甄者欲以陶唐堯舜為一聯使於變時雍猶楚已填
風動四方器不若窳事也曾與舍弟碩夫適昆仲儕
輩較量莫不頷略此說

賦善使事

昔有士人在場屋間賦帝王之道出萬全絕無故實
遂問一老先生答云只有一舉空朔庭三箭定天山
好事要在人幹旋爾或謂此事乃人臣非帝王也不
可用疑誑之後於程文中見一舉人使得最妙其說
題目甚透有曰一舉朔庭空寶憲受成於漢室三箭
天山定薛侯廩命於唐宗真所謂九轉丹砂點鐵
成金者也

韻學

涇泳聖涯詩蓋出唐史文藝叙傳也三字皆仄一字
是平不免以涯字為押然涯之一字見而於三韻五
又魚奇反十三佳宜佳反九麻牛加反謹按韻略及
廣韻注皆云水際水畔紬繹其義通庸可押嘗東萊
先生渠亦是經義人也初未領略容檢詳如可後於
錢塘見陳給事先生傳良仍以涯字三韻通用和之
即可而已因謂省題詩如小經義雖無多字亦是難
事至如誤出早鶯之目錯認黃華之意可勝哂哉
詩隨景物下語

杜詩丹霞一縷輕漁父詞蜃縷一鉤輕胡以汲詩階
堤煙雨一帆輕至若騷人於漁父則曰一簑煙雨於
農夫則曰一犁春雨於舟子則曰一篙春水皆曲盡
形容之妙也

詩人警句

同舍李循道舉他秋景一聯曰池籬影疎龜甲冷井
梧凋薄鳳毛寒又張一之舉黃元夫詩曰葦村風下
鷗千點麥隴天垂月一梳皆警句也

史臣不載人臣實事

前漢蕭何傳不言律令新唐書李邕傳無一字及筆
札五代史劉昫傳不書修頌唐史

功臣特奏朝請

光武功臣所加特進朝請或者謂其官爵止乎如是
而已殊不知春見曰朝秋見曰請示欲疎也蓋光武
慮諸將功大權重有以脅勢而或變生肘腋乃所以
遠之故也

試畫工形容詩題

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

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揀選幾許人也嘗試竹鎖橋邊
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家上着工夫惟一
善畫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得
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
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
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夫以
畫學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為上亦猶科舉之取
士取其文才角出者為優二者之試雖下筆有所不
同而於得失之際只較智與不智而已

陳同甫議論作文之法

嘗見陳同甫亮在太學議論作文之法經不全兩史
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
不用古人句能造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為
事使或佯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
使他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
闔首尾該貫曲折關鍵意思常新若方若圓若長若
短斷自有成摹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苟自得作
文三昧又非常法所能盡也

文章活法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膠古人之陳迹而不能點化其句語此乃謂之死法死法專祖蹈襲則不能生於吾言之外活法奪胎換骨則不能斃於吾言之內斃吾言者生吾言也故為活法伊川先生嘗說中庸為飛戾天須知天上者更有天魚躍于淵須知淵中更有地會得這个道理便活潑潑地吳處厚常作剪刀賦第五隔對去爪為犧救湯王之早歲斷髮燒藥活唐帝之功臣當時屢竄易唐帝上一字不妥怕因

看游鱗頓悟活字不斃手舞足蹈呂居仁嘗序江西宗派詩若言靈均自得之忽然有人然後惟意所出萬變不窮是名活法楊萬里又從而序之若曰學者屬文當悟活法所謂活法者要當優游厭飲是皆有得於活法也如此吁有胃中之活法象於伊川之說得之有紙上之活法象於處厚居仁萬里之說得之

注題目出處

印書篆題本為學說設也不為無益然而所說詩賦題目或出經史傳記注疏文集諸子百家難以編知

今乃揭示本文其法亦善矣唐詩試題不具出處如
孤竹管賦消場不知周禮甚可笑也彼有經義亦出
效箋題果何為也矧治經人所業專一若不識出處
繆妄之甚茲固所當略也主文已當欲然

文字節要

今之節書甚亡謂也非謂增入注解又且摻入他說
不勝其繁初不較其簡要緊切為如何使人易於檢
閱若用泛泛如此何以觀正本色前輩節書並用首
尾該貫第一節其緊要第二節其好句第三節其最
實繁辭盡削所以便於燈窓場屋之用爾如舊本司
馬溫公親節通鑑可觀可法

以論語法言章句戲有官君子

嘗見有官君子皆以舉削為悔慮庵先生嘗以法言
章句戲之曰勢援上也文章次也政事又其次也咸
無為為選人其人大笑又見浙中官貢子弟謁趙守
問及晦翁學術政事孰優守乃以魯論篇章卷之學
而第一為政第二可謂善品題矣二者之言雖曰戲
謔亦可助一時之談笑

夢見主盟道學

余文起主泮湘潭嘗宿嶽麓書院夢見朱晦翁與張南軒同在郡庠作意主盟道學忽伊川橫渠先生從外來云政不須如此這道理常使得何恤乎人言須史間東廊有人誦中庸大學二篇竟未鷄唱遙想二公衛道如此之切

不責酒過

武夷有一狂者爛醉嘗及屏山先生剗彥冲次日修書謝罪先生不責其過但於紙尾復之云蛇本無影

弓誤搖之影既無之公又何疑白首如新傾蓋如故真達者之詞也

不怪炎涼

人之一身已自有輕重足履穢惡則不甚介意手若一沾污浣濯無已豈可怪世情炎涼也哉舊有題之一井湧造化無私猶冷煖爭教人世不炎涼

矢魚于崇

辛酉秋因如都陽閱三十六家春秋解若往矢魚于

崇雖累數說不透皆以矢為觀非也使其以矢為觀
當時何不直書其事而乃云云若是蓋有深意存焉
余嘗謂矢者射也正周禮所謂矢其魚鱉而食之是
也推而上之若臯陶矢厥謨亦射義也釋書者類此
直又非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乃詩人比喻之辭故可
以云直若書之矢謨春秋之矢魚皆出於任意而為
之故可以云射自臯陶有矢謨之說而後董仲舒有
射策之文君子於此可以意推不可以例觀也

溺於陰陽

陳季陸嘗挽劉韜仲諸公同往武夷訪晦翁朱先生
偶張體仁與焉會宴之次朱張志形交談風水曰如
是而為芻山如是而為靴山稱賞蔡季通無已季陸
遂難云蔡文不知世代攻於陰陽方始學此晦翁又
從而褒譽之乃祖乃父明於龍脉季通尤精季陸復
辨之日據其所見嘗反此說若儒者世家故能成效
若日者世家便不足取信於人何者公卿宰相皆自
其門而出他人何望焉周居晦應聲曰他家也出官
出巡官陳嘗譬如燒金煉銀之術父可傳之於子子

可傳之於孫孫何必教外人古者人皇氏世人有九
頭已無定形未有百官已有許多山了不知何者為
芻山何者為靴山坐客皆笑晦翁搖指向季陸道此
說不可與蔡文知僕親聞是語故紀之以為溺於陰
陽者之戒

人之小名

今人生子妄自尊大太多取文武富貴四字為名不以
希顏為名則以望為名不以次韓為名則不以齊愈
為名甚可笑也古者命名多自賤換或曰愚曰魯或
曰拙曰賤皆取謙抑之義也如司馬氏幼字大子至
有慕名野狗何嘗擇稱呼之美哉嘗觀進士同年錄
江南人習尚機巧故其小名多是好字足見自高之
心江北人大禮任真故其小名多非佳字足見自賤
之意若夫馮塔之題當先正名垂於不朽

事要有分

一切之事皆要有分若是無分而欲極力強求徒然
而已王虛中先生譬如筵席安排十分已飲過數巡
恐有親朋訪及雖欲挽之同生奈酒闌歌罷不可得

而相陪此乃謂之無分大凡功名富貴貧賤休戚皆是五行帶來無非分定安可嘆息怨恨於斯耶不然晦翁先生何為有隨緣安分四字也

得失有時

人之得失各自有時初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朋友於試罷之後聞望不著遂欲捨書學劍無所不至龍舒王先生舉似一絕曰得則欣欣失則悲桃紅李白各隨時雖然屬在東君手問着東君也不知

螢雪叢說卷之上

螢雪叢說卷下

忠恕違道不遠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學者疑為不同伊川云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又云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為道故曰違道不遠洛定夫云道一而已豈參彼此所能豫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為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欲求人道者莫近於此此所以

違道不遠也楊中立云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違道不遠矣侯師聖云子思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已是違道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已而不願然後勿施諸人也諸公之說大抵不同予切以為道不可名言既繫於忠恕之名則為有迹故曰違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違者違去之謂非違畔之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蘇子由解云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

然而既已繫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與此略同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或問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胡舉邵堯夫詩以卷之云門前路徑無令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蒔地生荆棘其人點悟

聖人之於天道

陳洪範問文軒先生林祭酒聖人之於天道如何答云恰是恁地未悟間復問魏聘君國錄答云正如京

師人賣床貼恰得着觀此二說其意則一

學易無大過

聖人之處事與常人不同常人之處事多有不及惟聖人之處事不患不及祇恐太過夫子處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者蓋欲勉進中年而學洗心退藏之書則處事得中斷無不及之患今不曰無不及而特曰可以無大過者此聖人謙抑之辭也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寧非君子之中庸乎嘗觀夫子於三百篇之詩而斷以思無邪之

一言此見夫子得詩之中也於易則曰無過於詩則曰無邪是

解書

洪內翰景廬主泮三山以林少穎為書學諭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為知之堯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為不知凡共稟飲略之可也惜乎林書不載此說予故表而出之嘗見王虛中談及林少穎呂伯恭講究書學皆有所得各有所見學者當詳復其為訓若前人解書言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乃謂赦宥其過誤者

雖大亦宥之刑責及特故過雖小亦刑之如此則於
辭上脫無字添雖字矣是其辭已不明也若夫火而
延及官庫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若馳馬而
蹂死小兒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是其理已
不安矣若命人守果實拈以小果食之此故也此小
者也亦將刑乎若命人守舍而窺穴之小竅以窺其
外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是其理已不安矣則
若商鞅之法弃灰於道者有諸宣聖人之法若曰
宥過誤則無大者謂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所以使
人警畏非敢懈怠也若曰刑特故者則無小者謂稍
大則刑小者則不刑所以示吾寬德非為苛細也宥
過無大是以見聖人之義刑故無小是以見聖人之
仁是說蓋得於伯氏俞君後俞夢達平時有得於書
學者如此

解孟子

陳季陸常推賈誼才好先生非惟筆力過人又且講
授不雷同且如說孟子引得杜詩為證極是明白若
解文王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正是丈夫屋上烏人

好鳥亦好桀紂瑤臺瓊室正是君看牆頭桃樹花盡
是行人眼中血夫以烏鳥本是可惡之物而反喜之
桃花本是可喜之物而反惡是何也蓋由人情所感
而然爾靈臺瑤臺亦莫不然

東萊教學者作文之法

東萊先生呂伯恭嘗教學者作文之法先看精騎次
看春秋權衡自然筆力雄樸格致老成每每出人一
頭也

徐積悟作文之法

節孝堯生徐積因讀史記貨殖傳見人弃我取人取
我與遂悟作文之法

辨滕王閣序落霞之說

王勃作滕王閣序中間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
長天一色之句世率以為警聳然而落霞者乃飛蛾
也即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為霞蛾至若鶩者乃野鴨
也野鴨飛逐出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
則不能飛也見吳獬事始

評論詞賦破題

嘗見俞馮老叔舉似外公暨中大陶天之曆數在
舜躬賦破題云神聖相授天人會同何謳歌不知堯
子蓋曆數在於舜躬又見陳季陸先生談及陳元裕
嘗主文衡出大椿八千歲為春秋賦滿場破題皆闕
筆馮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
久或春秋二序之常又見蔡曼卿稱賞上舍熊元用
節十四歲作君人或天地之化賦破云物產於地形
鍾自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工之未全三賦四柱皆
出人意表真所謂作賦手也嘗聞張從道鳳先生論
文有及向之嘗試賦題之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滿
場皆曰詣南門而聽焉惟魁者以詣為出使見得在
外意也當時父子同試尚留隱情及至揭榜方知父
魁子亞而問之何不見誨父云不解有兩魁也東坡
以詩賦一序見工拙即此可知

賦以一字見工拙

曩者吳叔經 郭在湖南漕試以本經詩義取解魁次
名陳尹賦文帝前席賈生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
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叔經先生字作分

陳大欽服內有打花格云金蓮燭煥煌煌漢天子
之儀玉漏聲沉纒纒洛陽人之語試官已喜此一
聯又陳季陸在福州考較出皇極統三德五事賦魁
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實一
中於百為季陸先生極喜關初兩句只嫌第四句不
是貫百為於一中似乎倒置改貫字作寓較有意思
尤喜陳舜申三策第三道策題問屯田乃先生撰也
最是益得工夫此皆二公之警誨也

假用夏字

往年上庠湯黃中試秋燕已如客詩破題近人方賀
厦如客已驚秋以厦對秋權借用字也陳良傳作仲
秋教治兵賦破題雖諸夏之偃武必仲秋而治兵張
防秋詩云逆胡方秋以夏對秋正借用字也原其所作
增夏中國重方秋皆有自來豈非得張喬月中桂之遺意耶所謂根非
生下土業不墜秋風是也六吟人韻能於借對上得
一二警聯便自高人一著作者不可不知

詩貴熟讀

梁揆叔子解試鵬鷗離風塵詩當時無不擊節天人

徑詭鵬鷃冲天品九禽未易倫三秋乘志氣一舉離
風塵或者喜其自喻見志果超詣上上第幼嘗誦此
一篇已者迅口轉過初不覺其所以妙處及至暮年
始悟高騰霄鳳渚下視塞鴻賓借渚字對賓無如此
之巧始嘆伏不能自已大凡玩古人糟粕須是字字
究竟句句勘破方是讀書又要熟讀古人云讀書百
遍其義自見又云舊書不厭百迴讀熟讀應須子自知

廷對二說

嘗見閩中一士人方領鄉舉叨冒過省廷對有家被

教育之說又見浙中一先生回舉了當廷對有辭在
一隅之說皆不欲言其名也都是套籠說話怕落第
五甲也欲媒試官把做大學川中人看得數較優果
是使得驗其狡猾如此後進之士當奮勵取高第自
而躡巍科決在萬人頭上立不可效此曹為碌碌計
也千萬勉旃

祝賀生辰

伊川生日致齋恭肅不事飲燕歌樂蓋念劬勞之力
今人誕辰極意惟娛祝壽之詞多用律呂體狀其月

又用蕙英形容其日固已親切然而蕙英一事據其所見半好半不好也若在月半以前一日生長一葉乃是增數誠為美事儘好使也若在月半以後一日彫零一葉乃是減數實為語忌焉可使也用事當嚴所擇為文又要脫俗方是作家且如八月十六生人或者為之歌曰昨夜萬家齊笑語祝君千歲共團圓又如詩僧上秦師垣壽曰不祝公兮椿與松椿松老大空無用不祝公兮鶴與龜鶴龜汨沒徒泥中祝公願作天下月歲歲年年常皎潔錦城初動五更鐘

頌衆星朝北闕秦公大悅

嚴子陵本姓莊

嚴子陵本姓莊避顯宗諱遂稱嚴氏若釣臺若七里灘亦皆以嚴命名無非循習之訛而莫知其非也本朝宣和間方獵寇江浙睦州為嚴州蓋本於此至如范曄操東漢之史筆初不究其姓氏之由遽曰嚴光而傳之無乃以田千秋為車千秋乎余是以寓意絕句於釣臺之上有曰千古英風想子陵釣臺緣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灘與州名摠誤稱

浙川

丹水出上洛湍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又南流入漢
天下之水固不殊源而合流者有一源而醜為二者
灘桂是也唯浙湍同川而異流本末不相犯故謂之
浙焉

用夏變夷

據胡床畜番大舞拓拔拓拔氏胡人設呼為拓拔動蠻樂皆士大
夫之所不當為而為之無乃循習日久而恬不知怪
乎有能奮救於流俗之中而毅然以中國禮義為已

任亦風化之所由倡也殆見用夏變夷不聞用夷變夏

自悟前身

余因以類彰羊祐自省前身為李氏之子邊鎬為謝
靈運後身常臯既生一身有一胡僧造其家曰兒若
有喜色常氏問之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後身因以
武侯字之見宣室志及觀王十朋絕句石橋未到神
先到日裏還同夢裏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
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今世所以聰
明所以福德所以不殊本末面目皆前世有以胎

之不是大修行僧道便是大德官員功成行滿道有
冷政治故有是如滅亦復有如是生彼有靈物託化
星辰降誕神道出世我為等相者應見自性如來豈
他人之所能知哉

天堂地獄

人言天堂高而在上地獄幽而在下疑其勢之相遠
絕也據其所見大有不同蓋與人既好事一切依本
分眼前便是天堂不必更求於天不欺笑人物色更
教唆人公事眼前便是地獄不必更求之於地下為
善即天堂為惡地獄天堂地獄不在乎他而在乎一
念之間不可有毫髮差

修外功德由功德

人於利濟通達者力為之患難困苦者力救之皆如
己身之事修此為外德功也修之勿責人報勿希天
佑人若有知天若有靈此理當如何哉能淨心釋累
懣忿窒慾修此為內功德也脩之勿期道勝勿希瑞
應物經若不誣教若不虛此理當如何哉

善惡有報

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此古語也善惡列頭終有報只爭來速與來遲此古詩也或者執其為善未必福為惡未必禍之說遂以為善惡莫執無應妄啓輕福遠福之心果能無應也耶夫善有善報善人為善而天或不以善報非無報也蓋未報也惡有惡報惡人為惡而天或不以惡報非無報也蓋未報也所謂未報者乃其未熟故耳逮夫熟時則其報之也其效如捷胡不觀大藏經云善若無報其善未熟其善熟時必受其福惡若無報其惡未熟其惡熟時必受其苦

偷割牛舌果報

吳少穎在長沙萍鄉作館親見胡屠愛小便宜多見眾人未知之際撓開牛口偷割其舌一日主家市大牯牛復又行盜削一竹刻穿其舌炙其牛奔逸嗚呼胡屠囊遂胡恐拋下為他人所竊急將竹刻咬定拔出其肉以酒嚥下不覺自斷半舌更不能飯強以粥飲一月作牛吼而死其果報如此

心目相亂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是心為眼所亂也忽目馬

首見新月錯認蛾眉憶故人是眼為心所亂也憶眼中有心心中有眼二者無意於相亂而不能不相亂也

責已說

責已不責人君子也責人不責已小人也小人惟知責人而不知責已所以多招外謗蓋嘗自怨也人之子弟或好賭博聲色籠養游獵一切玩弄皆自有以誘之故外得以投之費用未千百而生事已二三為父兄者當痛責其子弟之不肖而箠楚之又懲戒之可也不此之為而妄訴他人于官府冀其悛惡改過

不可也大凡隣舍孩提或有爭競不問其是非如何只自撻其子也遂免他議人有書世情二字并蘇秦只是舊蘇秦昔日何踈今日親之句於座右責其不情於我而不知未有可情之勢此所以踈之者何望焉秦穆公善誨過責已不責人荀子曰君子責已重以周此之謂也

斷飲說

房琯以片言取宰相楊炎以單議悟天子一言之感人也如此頃年陳公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有一

同寮舉以知命者不立巖壙之下而閔之陳曰酒亦
巖壙也陳因是有聞遂終不飲不飲何其一言之感
人如此今人或有所溺而乃諄諄之誨縷縷之詞勉之
不從何也蓋勸其以所欲而禁其所不欲豈遽然惟
我是聽而忘其所愛斷然不能投合不若以節之之
說告之漸令改過可也大凡諫諍之道無出於此

茹蔬說

能為人之所能為而不能為之所不能為庸人也斷
葷戒酒飲食菜茹蔬是人也能為也割愛妻子絕念色
欲是人之不能為也喫菜事魔正坐此患至於貪財
戀色男女混置修二會子說金剛禪皆幻術也若夫
大可誅者不享祀家先言送諸天堂上也且人之有
身則有父有父則有祖四時享獻示不忘其本也豈
有俗崇而能上天堂也耶原其趨向非不慕善要之
邪道繆用其心所以有禁止之令也

聲律對偶假借用字

天子居丹宸廷 臣獻六箴此省題詩也白髮不愁身
外事六公且聽醉中詞此律詩也二公之所以對

者見之於詩無非借數而已周以宗強賦故蒼籙之具
起始諸姬而阜康東門種瓜詩青門無外事尺地足
生涯二公之所以對者見於賦詩無非借數與器而
已詩史以皇春對紫宸曲詞以清風對紅雨或以青
州從事對烏有先生或以披綿黃雀對通印子魚因
朱耶之板蕩致赤子之流離談笑有鴻儒來往無白
丁是皆老於文學而見於駢四儼六之間者自然假
借使得好不知贈炙幾千萬口也嘗記陳季陸應行
先生舉似作賦之法周高皇對山曰

詩題用全句對

省題詩考官以古人詩句命題尾字屬平全押在第二
韻上不折破者並用全句對全句曩嘗省試王度
日清夷詩許琮以聖圖天廣大為對並是老杜全句
最為難得曠古以來無此作又如上庠孫應時作奏
賦入明光出杜甫壯遊對韓文公齷齪詩排雲叫閶
闔亦自難得惜乎非一家詩也若無渾然天成之句
不免拆破四桂中使只要穩貼下得好不拘倒置先
後於點化上著工夫亦自可以觀場余嘗欲以杜

詩扈聖登黃閣

奉贈嚴

對亨衢照紫泥

奉贈太

以泥

融飛燕子對地僻舞鷓鴣

並絕句

蓋傲許公詩體也

欲以獻納紆皇

奉贈鮮于京

聯衣冠拜紫宸之句

謝蓋傲前輩假對詩格也當有流水高山之遇

戒食菰葷

夏秋月雜菰葷皆是惡虫蛇氣結成前後壞人甚多

斷不可喫尔農民何不勤力種菜四時無缺何用將

性命試此毒物特此勸諭莫招後悔

見王狀元

螢雪叢說卷之下

後山居士詩話

王師園金陵唐史徐鉉來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

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

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太祖

大笑曰寒士與尔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

可竊也以請殿上警懼相目太祖曰微時自秦中

歸道華山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

山黑繞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

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借人
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習中度世耳

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共用一律唯夢得云望
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
叔度魯直之弟也以顧况為第一云山頭日月風和
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過
其下不風即雨疑况得句處也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
黃魯直恠嘆以為異事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身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
夫人劾王建作宮詞百首國已入備後宮 太祖聞
之召使陳詩誦其國已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
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

太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數萬尔

韓退之南食詩云蠶實如惠文山海經云蠶如惠文
惠文秦冠也蠶相粘如山蠶牡蠣也

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
笙歌散盡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

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
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錢唐白塔
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餘謂分界堆子語
也

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
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
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黃魯直謂曰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
子美云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孟浩

然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不如九僧云雲間下
蔡邕林際春甲君也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
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
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尔淵明
不為詩馮其胃中之妙尔學杜不成不失為工無韓
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樂天尔

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辨文字飲惟
能醉紅裙而老有二妓號降菀柳枝故張文昌云為
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為季午志叙當世名貴

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
一世戒邪而竟以藥死故曰傳云退云服硫黃一病
竟不痊也荆公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怜無補費
精神而公文體數變莫年詩益若故知言不可不慎
也

子美懷薛據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省署開文苑滄浪憶釣翁據之詩也

王摩詰云九天宮殿開闔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
取作五字云闔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

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
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即當舞袖長語俚而意切
相傳以為笑

吳越後王來朝 太祖為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
詞曰金鳳欲飛遭 掣搦情脉脉看即玉樓雲雨隔

太祖起附其背曰誓不殺前王

武人出慶宮色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為
作詞號瑤臺第一層

宋玉為高唐賦載巫山神過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

文士多効之者又為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
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
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尔

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黃
韓不由黃韓而為老杜則失之拙易矣

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余以古人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
雅七國之文狀偉其失馱漢之文華瞻其失緩東漢
而下無取焉

陳繹批荅曾魯公表云爰零乞骸之請黃裳為曾侍
讀制曰備員勸講乞骸備員乃表語非詔語也曾魯
公謂人曰使布何所道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上蘇子瞻以新黃
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蘇
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有
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

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偽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

曰倏忽平為險分明假奪真蓋刺之也

魯直謂荆公之詩莫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
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圻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
陽燄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二謝失
於巧也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
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
王荆公莫年喜為集句唐人號為四體黃魯直謂正
堪一笑尔司馬溫公為定武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

公諱之嘗謂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墻而去度不可
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去年來去忙暫偷閑卧老
僧牀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又杭之舉
子中老榜第其子以緋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
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為儒貴不着荷衣
便着緋壽之鑿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偃他門戶傍
他墻年去年來去忙採得百花成密後為他人作
嫁衣裳真可笑也

熙寧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在幕度徐有學官

喜辭語同府苦之詠蠅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點染
杯中無日不追隨

唐人不學杜詩惟彥謙與今黃亞夫庶謝師厚景初
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婿也其於二父猶子美之於
審言也然過於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
湖平漫千里因風石而奇尔

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婿也奉使荆湖枉
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詩云倒着衣裳迎戶外盡
呼兒女拜燈前

世稱杜牧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為驚絕而子美
才用一句語益云曰千崖秋氣高也

魯直有癡弟畜漆琴而未御蟲蟲入焉魯直嘲之曰
龍池生壁蝨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旦見床下以
溺器畜生魚問知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
養溪魚也

歐陽公謫永陽聞其侔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杜正
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杜置酒數行遽
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

手不絕彈盡莫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
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
皮絃世未有也

尚書郎張先善著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幕卷
花影墮輕絮無影世稱誦之張三影王介甫謂雲破
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家臘澹月雲來去也冠齊人
為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大俠也喜誦
之

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為詩詞同府以詞桃之妓
荅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馮得出
末當甚強

黃詞云斷送一生唯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云
斷送一生唯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為
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更留殘不道月明人
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為留連遂
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
滿也

子瞻謂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

無材料尔

魯直乞猫詩云秋来鼠輩欺猫死窺笼翻盤撓夜眠
聞道狸奴將数子買魚穿柳聘街婢雖滑而可喜千
載而下讀者如新

龍圖孫學士覺許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
詩

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

少游謂元和聖德於韓文為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

盖其少作也

王夫人晁載之之母也謂庶子功名貴富有如韓魏
公而未有文士也

退之作記記事其尔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
記亦用賦體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劍或相賦篇與屈騷何
異楊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
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
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
不能奇也

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志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文過之故兼之也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尔唐諸人不迫也

韓退之上尊鏡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鑿閭神鬼受職曾子賀赦表曰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激滌濤波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尔楊文公刀筆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切對為工乃進士賦體尔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為對屬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王特進莫年表奏亦工但傷巧尔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云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特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昔之點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隣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

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論尔八百死矣九百猶
在矣世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今新視
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具道答十至五十及折杖數
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管六十為杖十四耶魁笑曰五
十尚可六十猶癡邪長公取為偶對曰九百不死六
十猶癡

唐語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
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戶冠軍侯不唯對偶
精切其貴亦相當也

范文正公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
師魯讀之曰傳奇體尔唐奇唐裴鉞所著小說也
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骯髒從俗天下
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必使侍從歌之
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驩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
求其助 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改
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
寧拙母巧寧朴母華寧粗母弱寧僻母俗詩文皆然
魏文帝曰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子桓不

足以及此其能其所然乎

魯直與方蒙書頗洪甥送令嗣二詩風致灑落材思
高秀展讀賞愛恨未識面也然近世年少多不肯治
經術及精讀史乃縱以助詩故致遠則泥想達源自
能追琢之必皆離此諸病漫及之尔與洪朋書云龜
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方君詩如鳳雛
出巖雖未能翔于千仞竟是真鳳尔

老杜云長鏡長鏡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黃獨無
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揜脰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
改為黃精學者承之以予攷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
魁注黃獨肉白皮黃色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
余求之江西謂之土卯煮食之類芋魁云

余讀周書月令云及舌其聲佞人在側迺解老杜百
舌過時如數口君側有諛人之句

常蘇州詩云隣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
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為蓋用右
軍帖中贈子黃甘三百者比見石軍一帖云奉橘三
三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余評李白詩如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
常非墨工製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
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

與潘邠老書曰大受今安在其詩甚有理致語又工
也

又曰但詠五言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尔

禮部員外郎裴說寄邊衣詩曰深閨乍冷開香篋玉
筩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烟半夜成黃葉
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閑階轉淒切祇知抱杵搗秋

砧不覓高樓已無月時聞塞鴈聲相喚紗窓只有燈
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相儀形
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金針信手縫惆悵無
人試寬窄時時舉手勻殘淚紅殘漫有千行字書中
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托邊使裴說詩句甚麗零陵
摠記載說詩一篇尤說說也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開秦
少游詩如詞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
作也

鮑照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右丞蘇州皆學于陶王得其自在

眉山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其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一馬乃詔諸州為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誤用而後所取信故不得不辨也

裕陵常謂杜子美詩云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追此

呂某公歸老子洛常遊龍門還闈者執筆歷請官稱公題以詩云思山乘興看山回烏紗綸巾入帝臺門吏不須詢姓字也曾三到鳳池來

曹南院為秦帥喻氏方興舉國人寇公自出禦之戰于三都谷大敗之喻氏遂褰其幕府戲詩云賢守新成蓋代功臨危方始見英雄三都谷路全師入十萬胡塵一戰空殺氣尚疑君塞外捷音相繼徧寰中君

王看降如綸命旌節前驅馬首紅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為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此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此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貌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

某官與客行林下曰栢花十字裂願客對其伴晚食姜亦得對云姜角兩頭尖皆俗諺全語也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未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子杭多為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郡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為作詞也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以為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

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馮投梅聖俞各書曰
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為新以俗為雅亦

蘇公居穎春夜對曰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
愁耳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
照斷腸杜老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余登景多樓南望丹徒有太白鳥飛近青林而得句
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黃鳥度青枝語巧而
弱老杜云白鳥去邊明語以而意廣余每還里而每
覺老復得句云坐下漸人多而杜云坐深鄉里敬而

語益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周盤龍以武功為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
如雙螯對曰貂蟬生於雙螯外太父頽公罷相建節
出師太原其詩曰雙螯却自貂蟬出敢用前言戲武
夫李侍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去其詩曰
雙螯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
詩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王旂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尔世

稱秦詞愁如海為新奇不如李國主已云問君能有
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為海亦

後山居士詩話終

賞字號壹百貳拾叁張

